

禅房西山  
隐常建

□陶晓跃

开元十五年，常建与王昌龄同榜登科，可到大历年间，他才被授了个盱眙尉，此后，就再也没什么发展。“沦于一尉”，对常建而言，无疑是一个悲剧，而安史之乱之后，他连那八品的尉官也丢了。仕途的不如意，他便索性将自己寄予琴与酒，寄予太白山与紫阁峰。山之崖、峰之烟陶冶了他的心性，滋生了他的山水隐逸诗。他的《宿王昌龄隐居》“清溪深不测，隐处唯孤云。松际露微月，清光犹为君。茅亭宿花影，药院滋苔纹。余亦谢时去，西山鸾鹤群”，就是名震一时的佳作。

首联写清溪水流，潜入深处；仰头而望，白云一朵。曾被誉为“山中宰相”的南北朝时著名的隐士陶弘景，曾赋诗呈送给齐高帝：“山中何所有？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”后来，“山中白云”便成为隐者居处的标志，清风高洁的象征。颔联写松树梢头，明月朗照；清光拂来，多情似君。明月不知今夜主人不在，依然来伴，更显一片深情。颈联写屋边花眼，影随月摇；院中草药，苔痕青绿。药草之茂盛，隐含主人不归时间之久长，一种惋惜和期待的情味油然而生。尾联故意说自己也要“谢时”隐逸，终生与西山鸾鹤仙灵为侣。借此，婉转地讽劝仕者王昌龄坚持初衷而归隐，因为，王昌龄隐居处的无情之物都充满了对王昌龄的期待。

当然最能体现常建空灵淡泊诗风的还是他的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：“清晨入古寺，初日照高林。竹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。万籁此俱寂，但余钟磬音。”

“破山寺”是兴福寺，在今江苏常熟的虞山。诗人清晨登山，步入古寺；此时旭日初升，光照山林。穿过竹丛掩映的小路，走近花木簇拥的禅院。寺后的青山映衬出晨曦的光照，小鸟儿应和着山光怡然自得；走近清澈的水潭，山光、游云以及自身的影子倒映在水中湛然空明，心中的杂念也随之荡然无存。一切世俗的声响似乎都寂灭了，只有钟磬之音，在山寺里悠悠传响。诗人欣赏禅院幽美绝世的环境，着意营造空门忘情超脱的境界，借此寄托了自己遁世的悠闲适意的情调。

宋代欧阳修特别欣赏“竹径”两句所显现出来的意趣，说“欲效其语作一联，久不可得，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”。欧阳修的心性远没有常建净纯，自然“久不可得”也就是一种必然。诗是心灵最为忠实的影子。

其实，常建早期的一些诗作，也充满了刀光剑影，他的一些边塞诗苍凉而悲壮。“骷髅皆是长城卒，日暮沙场飞作灰”“城下有寡妻，哀哀哭枯骨”，这些诗句便让人读出了泪，读出了血。即使是他的《塞下曲》：“玉帛朝回望帝乡，乌孙归去不称王。天涯静处无征战，兵气销为日月光”，虽然既未炫耀武力，也不嗟叹时运，而是立足于民族和睦的高度，讴歌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友好，但那玉门关外茫茫大漠的“静”，还是暗示了这里曾有过的烽烟不绝的“动”；那充满了血腥味儿的“兵气”，化成日月的光华朗照寰宇，还只是诗人的一厢情愿。

也许常建就是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归隐，选择了山林，选择了“不与名场通声气”。

常建有一首《西山》，就折射出诗人对“山”的特别的情感。诗人将自己浓郁的主观色彩涂抹在客观的物象里，创设了一个我合一的境地。

全诗就像一曲无声的音乐，情感节奏在起伏变化中，显得抑扬有致。先是昂扬向上，接着逐渐转入低回，然后又稍稍振起，形成高潮，最后收束在圆月的银辉里。在诗人的笔下，西山、落日、帆影、长天，无不显现出自然之态，林峦、碧流、孤霞、渚日、湖云，无不充盈着与世隔绝的清丽；而那北风、雁鹭、蒹葭、圆月、琴声、白露等意象的流动腾挪，则全然进入了另外的一个世界。

这样的空灵，如许的净化，实在是到了“一心似水惟平好”的境界了。难怪唐人殷璠，在他所编选的《河岳英灵集》中，将常建放在了首位。

“高才无贵仕”，官场上失意沉沦的常建，在西山、在竹径、在禅房，找到了自我，这是常建的大幸。

453

或许可以简单化地说，一切的阅读（文本）或观看（映像），都是在寻找共鸣。

是的，我们都喜欢“生活在别处”，喜欢异样的时空，喜欢陌生的情境，那些异国情调，那些“昔日重来”或“回到未来”，但归根结底，我们还是要在异样的时空寻找共通的东西，在陌生的情境中寻找熟悉的东西——那些人性，美好的或阴暗的，高尚的或委琐的；那些情感，乐与哀，爱与恨，激情与庸常。

新鲜的东西让我们激动。但真正让我们

感动的，仍是那些老套的东西。

454

政治是有限的选项，只有胜利者才能独占卧榻，即所谓“零和博弈”也；文化是无限的清单，优秀者各有各的一席之地，即所谓“共赢”也。

相对来说，我可以忍受文学、艺术、宗教方面的信口开河，但无法忍受历史方面的牵强附会。

455

一说到思想，我们往往习惯性在拜倒在古人脚下，但我并不认为，古代的人就比现代

##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八五



## 新书快递

## 众神降临之前：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

[英]安德鲁·鲁宾逊著 周佳译  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古印度文明广为人知的历史始自吠陀时代，而吠陀时代以前，在印度河流域，还曾经出现过一个“印度河文明”。在本书里，作者以严谨、精练的语言为我们一一展示了与印度河文明考古工作相关的成果。时至今日，印度河文明出土的印章上的文字、字符依然没有被破解，在这个文明周身环绕了太多的谜团，也正因如此，它的魅力在沉寂4000年后依然不减……

## 风的女儿：二战德国女飞行员的交错人生

[英]克莱尔·马利著 姜洁译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本书是一部非常引人入胜的双人传记作品，讲述了纳粹德国两位受过高度嘉奖的女飞行员的故事。汉娜和梅利塔战胜了舆论对女性的偏见，在20世纪30年代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德国飞行领域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。她们在战争中成长为首届一指的试飞员，并且凭借自己对第三帝国的卓越贡献获得铁十字勋章。然而，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，她们也不能苟同对方的抉择。出身中产阶级的汉娜是雅利安人，而不爱出风头的梅利塔来自普鲁士贵族家庭，两人都怀有深深的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。然而在最终，1945年，汉娜

感动的，仍是那些老套的东西。

454

政治是有限的选项，只有胜利者才能独占卧榻，即所谓“零和博弈”也；文化是无限的清单，优秀者各有各的一席之地，即所谓“共赢”也。

相对来说，我可以忍受文学、艺术、宗教方面的信口开河，但无法忍受历史方面的牵强附会。

455

一说到思想，我们往往习惯性在拜倒在古人脚下，但我并不认为，古代的人就比现代

## 反读书记(一五六)

□胡文辉

的人有更多的智慧。假使让我们易地而处，面对同样的历史挑战，我们未尝不能激发出同样高度的思想，只不过古人占了先，先占者为王，如此而已。

另一方面，一说到技术，我们又不免对古人抱有傲骄之心，但我并不认为，现代的人就比古代的人有更多的幸福。我们确能享受到很多古人享受不到的东西，可是，在没有现代技术的时代，在没有现代技术作为参照的时代，古人自有他们享受生活方式，也一样能感受到跟我们同等的幸福。

简单地说，不论什么样的时代，智慧和幸福都是守恒的。

## 灯下读钱

## “金榜题名洞房时”(三)

□钱之俊

清华同学中，许振德与赵萝蕤、陈梦家夫妇等皆来锡参加婚礼。——所以说，对钱家来说，无锡七尺场的这场旧式婚礼才是主场。许振德忆：“是年夏，伊与杨女士举行大典于无锡七尺场，笔者冒暑躬逢其盛，郎才女貌，名副其实。”(许振德《忆钱锺书》)廿四年夏，钱锺书兄中英庚款留英金榜高中，乃举行婚礼(余并亲往无锡七尺场钱府恭贺)，婚后双双飞英。”(许振德《水木清华四十年》)奇怪的是，晚年杨季康告诉钱锺书的传记作者，许振德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，许“既未到苏州，也未到无锡。”(2000年10月9日杨绛与汤晏书，见《一代才子钱锺书》第121页)赵萝蕤也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她(杨季康)同钱锺书结婚，同学中只有我和梦家参加了婚礼。”(爱默《鱼雁抉微》，《记钱锺书先生》第118页，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)许振德如真没去，又何苦要撒这个谎呢？

此番大婚，折腾得两个新人生病，都未及回门。不久，钱锺书病愈即赴南京接受出国前的培训。小夫妻出国前应酬极频。杨季康乃自费留学生，要自己亲往教育部办理留学证书，凭证书以杨季康小姐身份买船票。

1935年8月6日(杨季康书中所记日期有误)，钱锺书携新婚娇妻离开上海，乘英国游轮“凯森号”远赴英伦。一段清华之恋终修成正果。

对从小娇生惯养的杨季康来说，从此要做陪读夫人，照顾笨手笨脚、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劲的丈夫钱锺书，心里很是忐忑：“1935年7月，锺书不足25岁，我24岁略欠几天，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。我们离家远出，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，都有点战战兢兢；但有两人做伴，可相依为命。”(《我们仨》第68页)

临行之际，友人冯振赠诗《钱默存新婚，即偕往英京留学，赋此志贺》：“从此连枝共柯，不须更赋忆秦娥。词源笔阵驱双管，鬓影眉峰艳两螺。座驾波涛渡瀛海，羞谈牛女隔天河。张华妍冶休轻拟，要识风云气自多。”(《一代才子钱锺书》第122页)

钱锺书与杨季康抵达牛津后，是年底，陈衍寄来贺诗(1935年12月作)，《石语》题作“寄默存贤伉俪”，而陈衍手书作“默存贤伉俪蜜月之游”，《石遗室诗续集》卷八作“送默存贤伉俪蜜月之欧洲”，诗云：“青眼高歌久，于君慰已奢。旁行书满腹，同梦笔生花。对影前身月，双烟一气霞。乘槎(手稿等作“长风”)过万里，不是浪浮家。”(《石语》第46页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)“是年冬，余在牛津，丈寄诗来，有‘青眼高歌久，于君慰已奢’等语，余复书谢。”(《石语》第29页)陈衍先后赠钱锺书三首诗，只此一首留存。晚年钱锺书仍将该诗之手迹悬于室内，可见珍视。

对钱锺书与杨季康的清华恋情，许振德晚年有诗颂之，引之作结：

“郎才女貌两无敌，北来故都会佳期。钱郎才高斗难量，杨女翩翩过西施；古月堂前轻移步，荷花池畔还赠诗。燕京月老牵红线，金榜题名洞房时。”(许振德《忆钱锺书》)